

■ 大师经典 ■ 贾德系列丛书

继《苏菲的世界》、《纸牌的秘密》之后又一部扛鼎之作

永恒的灵性

乔斯坦·贾德 / 著 江丽美 / 译

MAYA
JOSTEIN GAARDER



永恒的灵性

乔斯坦·贾德 / 著
JOSTEIN GAARDER

江丽美 / 译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恒的灵性/(挪威)贾德著;江丽美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1.1

ISBN 7-80040-544-3

I. 永… II. ①贾…②江… III. 长篇小说—挪威—现代 IV. I5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79229号

图字: 军—2000—029号

MAYA by Jostein Gaarder

Copyright © 1999 H. Aschehoug & C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 Aschehoug & C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 永恒的灵性

作 者: 乔斯坦·贾德 [挪威]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责任校对: 刘 妍

装帧设计: KL 工作室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2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 jfjwycbs@public.br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市金瀑印刷厂

开 本: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4印张

版 次: 200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40-544-3/I·409

定 价: 26.80元

目录

译本导读	1
序曲	7
给薇拉的信	20
最后一眼最珍贵	23
没人要猜的谜语	49
进步的两栖类	69
喂蚊人与壁虎	100
悲戚的灵长类	128

热带高峰会

159

橙鸽

188

二分之一的悲伤

216

雏菊

233

侏儒与神奇肖像

269

逻辑怎能包容矛盾

307

后记

326

箴言

377

译本导读



傅佩荣

经过150亿年的等待，我终于要动笔写这篇文章了。原来从创造宇宙的大爆炸开始，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我眼前的这一件事。仔细读完贾德的新作《永恒的灵性》之后，我很难想到不同于上述所说的开场白。

《永恒的灵性》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带有悬疑色彩的爱情小说，还是深寓哲思趣味的散文随笔？或者，是探讨生命起源以至人类演化的科学著作，还是关心永恒并且触及来世与轮回的宗教假说？正确的答案是：以上皆是。如果再加上解说西班牙画家戈雅的玛雅画像的神奇轶事，内容就更完整了。

这简直是个万花筒啊！我们一起来欣赏贾德魔术般的手法。

太平洋探险队的最后一站是斐济群岛中的塔弗尼岛。这里是国际日期变更线所经之处，新的千禧年将会在此露出第一道曙光。法兰克是探险队的一员，专业的生物学者，但是心中常有对永恒的渴望。时间是1998年1月间，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派了安娜与荷西，来这里拍摄有关迎接千禧年的背景报导。这一对恋人之间的对话非常特别，好像是背诵古老的箴言，

瑪雅



其中蕴藏了某些洞识，却又不是一目了然的。法兰克的好奇心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法兰克从此时开始的所见所闻与沉思冥想。他将这一切写成一封长信，寄给因为女儿过世而与自己分居的太太薇拉。在陆续写下这封信的过程中，他与薇拉相聚又复合，而安娜与荷西的故事也在经过高潮迭起的剧情之后，得到圆满的结局。

书中的“玛雅”一词使人眩惑。我们可以找到一连串与它发音相同的词。南美洲的“玛雅”古文化已经是历史陈述，而印度教的“玛雅”观念依然通行，它是幻象或面纱，遮蔽了真实，使人们的觉悟显得格外困难。接着，安娜的家族名字正是“玛雅”，源自一个吉卜赛祖先：而这一系列祖先之中，也许有一位叫“玛雅”的女子，曾经以她姣好的面貌，让画家戈雅画成了名作。安娜长得酷似画中的玛雅，以致常有人觉得她面善。这是遗传基因的巧合？还是轮回转世的例证？

法兰克是生物学者，在研究生命演化的现象时，偶尔会觉得自己像是“当今的达尔文”。既然如此，本书中有关生物演化的观点难免层出不穷。譬如，宇宙的存在是由150亿年前的大爆炸所造成的，但是一直要到40亿年前才有生命出现，接是6亿5千万年前像地鼠的生物，演变到3亿6千5百万年前的两栖类，最后，人类成功地出现，不过是最近几百万年的事。想到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而整个酝酿与准备的过程竟然





如此漫长及繁复，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忽略这个问题，就会面临旅店中的壁虎对法兰克的质疑：人的大脑多了一些东西，具有理解能力，但是却因此遍寻不着生命意义，以致要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吗？人这个物种只会制造借口、寻找掩饰，凡事都要经过伪装吗？当然，壁虎在演化路径上是人类的前辈，在法兰克笔下，则代表生物对人类提出不解之处。它对法兰克说：“我是你的双胞胎兄弟，代表你的规矩。”意思是：人与其他物种是同源的，但是人的某些行为显然有违一般生物所遵循的规矩。这其中当然包括科技发展与生态破坏。本书结语有一段是：“因此，保留此一星球的生存环境，不仅是全球的责任，并且也是全宇宙的责任。有朝一日，黑暗可能再度降临。而这一回，上帝的神灵将不再浮现于水面。”

这段话提及了“全宇宙”与“上帝的神灵”，正好是我们转向哲学省思的坦途。在此，书中角色暂退居幕后，因为他们以各种方式表现的，其实是作者贾德的观点。以下稍加引伸说明。

首先，关于宇宙的起源，要问它是上帝所造，还是自己恒存？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家，比较偏好“自然神论”，亦即：上帝创造宇宙之后，放手不管，让它自己去发展。这种看法与当代科学界所宣称的大爆炸理论是可以相容的。它一方面不必否定上帝存在，同时又维护了宇宙的自主性。于是，人类仍可以认为自己是上帝造的，只是方法变成长期的演化。





演化的目的是人的一般意识。人有意识，就好像宇宙终于张开了眼。人观看万物的眼，正是宇宙观看自己的眼。这里贾德借用的是黑格尔哲学：上帝是无限精神，人是有限精神，由于精神的本质必须活动（因为完全死寂的是物质），所以无限精神创造了有限精神，好让后者可以回归自己。回归的方法是充分发挥意识的作用，使精神可以经由艺术、宗教与哲学，走向绝对精神的领域。贾德没有详细介绍上述内容，但是在字里行间提醒大家：新的千禧年到了，人类尚在成蛹阶段，如何才能蜕变为美丽的蝴蝶呢？除了展现心灵的潜能，提升精神的境界，此外别无出路。

另一位哲学家的身影也依稀可见，那就是法国的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德日进把达尔文的演化论，柏格森的创化论，以及他的天主教信仰结合起来，说明了生物进化的轨迹与人类未来的正途。关键在于人类跨越了“反省的门槛”，展现了可贵的自我意识，可以思考、判断、设计与抉择，然后有能力带领宇宙的演化走上正确的方向。这方向就是：由自我意识推扩为“我们”意识，转化为“爱”的行动。他说：“在我看来，地球的整个前途，正如宗教，系于唤醒我们对未来的信念。”

贾德提醒我们：科学的年代已经接近“闭幕”阶段。人类透过科学研究所能知道的，大概都已经知道了，所能做到的，也做得差不多了。难道下一步真的是要强力介入宇宙的演化行程，弄得天翻地覆，以致“黑暗之日”再度降临吗？我们已面临了生命转弯的





地方，那么何不放松心情，减缓脚步，对古老的宗教启迪与哲学智慧，重新燃起请益的热忱。说不定这才是解开人类生命存在之谜的契机！

相较于贾德的成名作《苏菲的世界》来说，这本《永恒的灵性》适合所有具备成熟思考能力的人阅读。其中的哲学分量固然不轻，但是做为主导线索的却是今日流行的生物学知识。哲学与生物学的聚集之处，正是“人生有何意义？”这样的大问题。《永恒的灵性》中有一句箴言回荡在字里行间：“创造一个得花上几十亿年。而魂飞魄散却只在转瞬之间。”因此，人应该珍惜此生。珍惜的极致，就会像本文的开场白所说的了。

谈到箴言，就是安娜与荷西口诵的那些语句。箴言共52则，原本写在52张扑克牌上，在玛雅家族中流传。相关的这一段故事是全书最悬疑的部分，而这些箴言究竟说了些什么？说出作者对宇宙起源、生物演化、人类意识浮现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每一则箴言都值得省思再三，合而观之，则是浩瀚澎湃的史诗。读来使人心胸开阔，觉得人类与全部生物、整个宇宙都极为亲密，接近庄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意境了。

《永恒的灵性》若是一本单纯的小说，也许会引起一阵阅读风潮，若是一本哲学著作，也许会受到学者的讨论。现在它兼具两种特质，相信将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求知欲，促使大家关心一些属于根源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没有明确的、单一的或标准的答案，但

永恒的灵性



是只要想到它们，就会帮助自己的心灵变得比较成熟、比较稳重、比较内敛，因而也可能以更清醒的意识品味自己的生命。

馬雅

序曲



我永远不会忘记1998年1月，那个朔风劲舞，潮湿的清晨，法兰克降落在斐济群岛 (Fijian island) 的塔弗尼岛 (Taveuni) 上。一夜的雷电交加，一大早马拉福植物园 (Maravu Plantation Resort) 的园主就忙着修理电厂遭受的破坏。整个食物冷冻库存皆已遭殃，于是我自愿开车到马提 (Matei) 去接几个新来的客人，他们从纳地 (Nadi) 搭机，预定在今天早上抵达这个“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小岛。安吉拉和乔肯·凯斯对我的提议感激莫名，乔肯还说，在危机之中，你总是可以信赖英国人。

这个严肃的挪威人一踏进我的路华越野车 (Land Rover)，我便注意到他。大约40开外的年纪，中等身材，和大多数北欧人一样好看，但他有着褐色的眼睛，头发显得有点垂头丧气。他自称法兰克·安德森，我还记得自己在心里偷笑着，或许他就是那种少见的品种，终其一生感叹着自己的生存缺乏精神与永恒，而被彻骨的悲伤压得透不过气来。这个假设在那天晚上更显得牢不可破，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进化论生物学家。对那些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进化生物学实在难以令人容采焕发。



永恒的灵性

我在克罗伊登（Croydon）家中的书桌上，有张寄自巴塞罗纳（Barcelona）的风景明信片，它已经绉成一团，日期是1992年5月26日。上面的图案是高地（Gaudi）未完成的大教堂沙雕——神圣的家庭（La Sagrada Familia），明信片背面写道：

法兰克吾爱：

我将在周二抵达奥斯陆。但我绝不孤独。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你得打起精神来。别打电话给我！我要在话语干扰我们之前，先感觉你的身体。你还记得神奇的不老药吗？不久你就可以尝到一点。有时候我觉得好害怕。我们能做些什么，好让自己妥协于短暂的生命之中呢？

你的薇拉

有一天下午，法兰克和我坐在马拉福的酒吧里，各自捧着一杯啤酒，他让我看这张印着那许多尖塔的明信片。当时我正告诉他，几年前我失去了席拉，他静静坐了很久，才打开他的皮夹，取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明信片，将它摊开在我们面前的桌上。上面印的问候语是西班牙文，不过这位挪威人为我逐字翻译，仿佛他需要我的帮忙，才能够抓住自己翻译出来的意义。

瑪雅



“薇拉是什么人？”我问。“你太太吗？”

他点点头。

“我们是1980年代末期，在西班牙认识。几个月之后，我们便一起住在奥斯陆。”

“但是结果不好？”

他摇摇头，又点点头：“10年后她搬回巴塞罗纳。那是去年秋天的事。”

“薇拉并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名字，”我说。“应该像卡达兰之类的。”

“薇拉是安达路西亚（Andalucía）的一个小镇的名字，”他说。“根据她家人的说法，薇拉的母亲在那里怀了她。”

我俯身瞧着明信片。

“所以她到巴塞罗纳探望她的家人？”

他又摇了摇头。

“她在那里几个星期，是为了博士论文的口试。”

“真的啊？”

“写的是离开非洲移民他处的人类。薇拉是个古生物学家。”

“她带了谁去奥斯陆？”我询问道。

他低头凝视着手中的杯子。

“桑妮亚。”这是全部的回答。

“桑妮亚？”

“我们的女儿。桑妮亚。”

“所以你们有个女儿喽？”

他指着明信片。





“我就是从这明信片上知道她怀孕了。”

“是你的孩子？”

我看见他全身一阵痉挛。

“是啊，我的孩子。”

我猜是在某个时候，情况变得很糟，正在试着拼凑出原形。我还有几个线索要调查。

“这个你会尝到一点的‘神奇不老药’又是什么？听起来真是诱人得要命。”

他迟疑片刻。然后将所有的东西推到一边，带着一抹近乎羞涩的微笑。

“没什么，这实在太蠢了，”他说。“那只是薇拉自己异想天开的结果。”

我不相信，我猜那是法兰克和薇拉异想天开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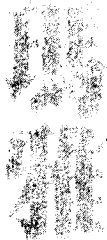
我向酒保要了另一杯啤酒。法兰克却几乎没碰他的啤酒。

“继续。”我说。

他又说了下去。

“我们对生命都有种义无反顾的渴望。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对永恒的渴望’？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说什么？”

我当然懂得！我觉得心跳得太厉害，实在需要下点功夫才能使它安静一点。我只是举起一双手掌，他就明白，我并不需要他来解释所谓对永恒的渴望。他留意到我的手势。显然这不是法兰克第一次想要解释这句话的真义。





“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有着和她一样坚定的需求。薇拉是个好心肠的人，也很实际。但是也有很多时候，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再不然就是活在我应该称之为古生物学的世界里。她比较重视垂直的、过去与未来的世界，而不重视水平的现实世界。”

“是吗？”

“她对现实世界的纷纭扰攘比较不感兴趣。或者是她在镜子里看到了一切。事实上她长得很美。但我从没见过她上过一本体面耀眼的杂志。”

他坐在那儿，手指拨弄着啤酒杯。

“有一回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她曾经做过一个很生动的白日梦，有罐神奇的药水，只要她喝下一半，就可能长生不老。然后她就有无限长远的时间可以找到她想要的男人，让他喝下另一半。因此她得在某一天，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不是下个星期，就是一百年或一千年后。”

我再指指那张明信片。

“现在她找到那个长生不老药了吗？”

他给了我一个投降似的微笑。

“1992年初夏，她从巴塞罗纳回来。她一本正经地宣布，我们必须吞下几滴她从小就梦想着的那种神奇的药水。现在，我们都有一小部分开始在过它自己的日子。或许在未来的10亿年里，它就会开花结果。”

“你是说，后代？”

“是啊，这就是她的想法。事实上，地球上的每一个人类，不都是十几万年前住在非洲的一名女子的





后代吗？”

他抿了一口啤酒，停顿了好一段时间，我试着再把他拉出来。

“请继续说下去。”我引诱他。

他深深望进我的眼里，似在衡量我是不是个能够信赖的人。

“她那一次来到奥斯陆，就告诉我，如果她有了那个神奇不老药，绝对二话不说分我一半。当然，我始终都没喝到什么‘神奇不老药’，不过那个感觉还是很棒。我瞥见到她心里有种高贵的情操，做了选择绝不反悔。”

我点点头。

“这年头已经很少人在承诺什么永远的忠实。人们相聚都是只能同甘。但是也有苦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干脆切断关系，一走了之。”

这时他变得热切起来。

“我相信我可以一字不漏记得她说了些什么。‘对我来说，只有一个地球，一个男人。’她说。‘我的感觉如此强烈，因为我只能活一次。’”

“真是刻骨铭心的爱情，”我点点头。“但是后来怎么了？”

他简单明了地说完了。喝完啤酒，他告诉我，桑妮亚在4岁半的时候走了，此后他们就无法再住在一起。太多悲伤在同一个屋檐下，他说。然后他就呆坐在那里，凝望着屋外的棕榈树丛。

这个话题就此终止，只有我还很谨慎地想再为